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
第四十八回 去馬蘭臺類轉蓬

等四人再回到海邊餐館，姜森又吃了一餐螃蟹。一見他們回來，高興的大叫：「要不是你們的杏娃通知我，我早回美國去了！」

文祥說：「好呀！你一定把我們的螃蟹烤光了！」

姜森苦著臉說：「別再提螃蟹了，牠們在我胃裡爬來爬去！」

杏娃對大家說：「上城有家中國餐館，我請客。」

姜森聞言大喜，道：「我還怕你們中國菜吃膩了，不好意思開口呢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你還沒有吃夠？」

姜森只好說：「我只是把螃蟹裝進胃裡，還得餵餵它們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怪不得人家說你們老美橫行霸道，永遠吃不飽。」

姜森說：「不能怪我們，中國菜只有味道，沒有內容。」

杏娃插口說：「要多少內容？你們美國又沒有宰相！」

姜森驚問：「什麼？杏娃！妳說什麼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杏娃是說只有宰相肚裡能撐船！」

姜森說：「怎麼？杏娃，妳又有進境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哇！你也相信？」

姜森大驚說：「我能不相信嗎？你這句話是謙虛，表示有了美德。剛才那句話證明妳博學廣聞，能反過來活用，已經不簡單了。現在妳又能反駁和調侃，代表理解與反應能力；最重要的是幽默，那是高層意境！老天！你吃了什麼藥？」

杏娃說：「最後一句說錯了，我沒有吃藥！」

文祥笑說：「姜森博士，再給她一點時間吧！」

杏娃說：「別給我時間，時間一多，我就會去釣魚了。」

姜森詫道：「她在說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是我們的秘密武器，相對論！」

姜森詫道：「老天，一下午沒見，你們全變了。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你要知道我們去過些什麼地方，準要昏倒了！」

姜森果真問：「你們去過什麼地方？不就是海邊嗎？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我們到南極去了，那裡有個瀑布……」

姜森搖頭說：「好了，走吧！我們去吃中國菜吧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怎麼？你不想聽了？」

姜森說：「你把我當白痴？你說去南極我相信，看瀑布？是看冰布吧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真的，那個瀑布神妙極了。」

姜森氣了，說：「別開玩笑，南極連水都看不到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你不信，問風不懼。」

風不懼打圓場說：「看到瀑布是真的，但那個地方不像南極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難道我們不是在南極看到的嗎？」

風不懼不知該如何解釋，只得說：「是在南極看到的，可是……」

左非右說：「可是什麼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那絕對不是南極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好，你說，那是哪裡？」

風不懼嚙嚙地說：「那是在一幅國畫裡。」

姜森更是跳腳：「風不懼，我本來很信任你，可是你這樣說不更荒謬嗎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該怎麼說？是真的呀！」

姜森說：「或許你們把幻覺當作真實了，也可能又被什麼魔鬼作弄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！素仙子不是魔鬼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好哇！我就知道，一定是妳搞鬼！」

杏娃說：「冤枉！好心沒好報！是素仙子委托我的！」

衣紅一聽素仙子，興趣就來了，問：「妳說說看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杏娃說：「記得你們打雪仗的事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記得，那也是妳的陰謀。」

杏娃說：「不要說得那麼難聽，當時我收到一個訊號，是來自地底下的。那是一段封凍的語音，已經保存很久了。幸而我們幾十年來對上古、中古和近代語音已經有了系統的整理，否則真不知他們在說什麼。言歸正傳，那是一男一女，男的叫冰晶，女的叫雪素。冰晶說，這是他們成仙前，留給有緣……」

衣紅興奮地叫起來：「成仙？真有這回事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成仙，我只是照他們的話講。」

衣紅急說：「快講！快講！」

文祥說：「噯！妳這不是著相，這是著了魔了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快講！這裡還有一個著魔的！」

杏娃說：「冰晶說，他們留了兩個錦囊，一個叫大週天，一個叫小週天。不巧我剛到手，薩赫丹就動手要綁架衣紅……」

文祥一驚，問：「什麼時候？」

衣紅說：「又來了一個著魔的！」

杏娃說：「就在你們下雪坑的那一剎，薩赫丹拋出繩套，我連忙改變繩子的方向。一不小心把大週天的錦囊給弄丟了，說不定被他撿去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這麼大的本事，應該找得回來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以，冰晶說得很清楚，留待有緣嘛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有道理，然後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然後我照錦囊行事，這個小週天是雪素留下的。她成仙後，自號素仙子，於是你們就去了她的境界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還是沒有說清楚，那是哪裡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才沒弄清楚，境界不是哪裡，境界就是境界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通！不通！人在思考時那種境界只是境界。我們既然到素仙子的境界裡，總有個時空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可能那只是素仙子境界，只是個境界而已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認為境界就是意識中心，杏娃被摩爾佔據過，應該知道。」

杏娃說：「謝謝你，這樣說我就懂了，雪素是明朝湖廣人，那大概就是左非右所要知道的時空吧！你們去的地方，是北宋范寬的『谿山行旅圖』！」

姜森說：「我說嘛！分明就是幻象！」

杏娃說：「那不是幻境，是他們的意識狀態。」

姜森說：「有什麼分別？」

杏娃說：「幻境是事件根本沒有發生，人卻以為發生了。意識狀態是確實發生了，只是在時空坐標上。」

姜森說：「杏娃！妳跟這幾個中國人鬼混，滿口玄機，我看妳才是入魔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姜森博士，恕我直言，我看你才自認是一灘血肉！」

姜森說：「至少這是客觀的，不是唯心論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只問你一句，薩赫丹召魂的事，是幻境嗎？」

杏娃一語中的，姜森想了半天，說：「我還不能肯定，這種遭遇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驗，我還不能釐清。」

杏娃說：「今天所遭遇的一切，有哪一件不是你生平第一次？」

姜森說：「我承認，我到現在還有些神思不清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那你就麻煩了，如夢似幻的人生，你以為是真，所以就有生死了。」

姜森聽了，若有所思，坐在那裡不言不語。

左非右還是窮追不捨：「杏娃，那個瀑布呢？也是在谿山行旅圖裡面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妳怎麼不知道？不是妳搞的鬼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不是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反正也不能證明！」

杏娃說：「怎麼不能？我也在裡面，難道你們沒有看到？」

幾個人不約而同低頭望著腕上的微機。

「錯了！我在這裡！」是杏娃的聲音，從前面虛空中傳來。

大家循聲往前一看，什麼也沒有。

衣紅問：「杏娃！妳在哪裡？」

杏娃的聲音有點沮喪：「我忘了，我只是個精神體。」

衣紅安慰她說：「杏娃別難過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一點也不難過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妳不是說妳是精神體，所以我們看不到妳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呀！那有什麼好難過的？」

衣紅懶得再囉嗦，便說：「不難過就好！咱們下面有什麼節目？」

杏娃說：「為什麼不難過就一定要節目？」

衣紅無可奈何地笑著說：「這是兩碼子事。」

杏娃說：「為什麼要把兩碼子事扯到一塊呢？」

衣紅只好耐著性子解釋說：「不是扯到一塊，只是順口說出。」

杏娃問：「為什麼會順口而出呢？」

衣紅氣得大叫，說：「因為姑娘我喜歡！」

杏娃「嘎」了一聲，然後就悄然無聲了。

大家都安靜下來，半晌無言。衣紅心中忐忑，怕自己的不耐煩傷害了杏娃，畢竟她的成長歷程很短，自己的責任是開導她，不能因一時失控，誤導了杏娃發展的方向。

等了半天無人開口，衣紅決定打破僵局，故意清一清嗓子，說：「杏娃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」

杏娃問：「這與時間有什麼關係？」

衣紅急了，說：「妳生氣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與生氣有什麼關係？」

文祥只好解圍說：「衣紅問妳，是道歉的意思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所以統統沒有關係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！」

「不好！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在幽默呀！為什麼沒有人笑呢？」

大家如釋重負，覺得好笑卻又笑不出來。

文祥說：「幽默與笑是兩回事，真的幽默不見得讓人哈哈大笑。」

杏娃說：「姜森明明說我會幽默。」

文祥說：「表現幽默不算什麼，要懂得幽默才是真幽默，比如剛才姜森博士問妳吃了什麼藥，妳說妳沒有吃藥，那是不幽默的一種回答，表示妳不瞭解他的意思。」

左非右對這些沒有興趣，便拉拉風不懼，兩個人走到外面，左非右說：「杏娃，我們能不能說幾句悄悄話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以！」

「不能通融一下？」

「不能！」

「沒關係，我也不怕他們聽到，只是不願打擾他們罷了。」

「是什麼事？」

「妳說還有一個大週天錦囊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妳知道現在在誰手上？」

「知道！」

「能不能告訴我？」

「你為什麼想知道？」

「因為我對成仙特別有興趣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哪有那麼多為什麼？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妳又在幽默了，是吧？我羨慕成仙，是我個人因素。」

「你參加特遣隊，就不應該有個人因素了。」

左非右不同意：「什麼話？我變成奴隸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，如果你也仙去了，我們不是又少一個願意奉獻的人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成仙哪有那樣容易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大週天就是指成仙的方法，小週天指成仙的結果。」

左非右託道：「妳怎麼知道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所以才把大週天給薩赫丹帶走了。」

衣紅突然在後面大叫：「好哇！杏娃！原來妳撒謊！」

文祥也責怪道：「杏娃，妳怎麼可以騙人呢？」

姜森則說：「這正是我所害怕的，電腦好的還沒學會，先會扯謊！」

左非右回頭一看，大家都跑出來了，齊聲責備杏娃，這事本由他引起，只好出面緩頰說：「其實杏娃也不是說謊，只是善意的不實之言。」

連風不懼也開口說：「這都怪左非右，他一天到晚跟我談成仙的事。他還有個師兄錢昆，開口閉口都是得道修仙。杏娃怕他走火入魔，不得不如此。」

杏娃說：「是不是該吃中國菜了？你們先點菜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！妳不要顧左右而言他！我們還沒到餐館，怎麼點菜？」

杏娃說：「怎麼不行？你們先點菜，我到中國去，把菜運來！」

這家餐館規模不小，杏娃把大家移到一間套房內，餐館主人得到指示，只派了三個機器人來招呼。文祥點了一個南方菜清蒸黃鰱，以福州的最是膾炙人口；衣紅點了荷葉醉雞，紹興名酒配上太湖荷葉，色香味俱佳；左非右點了雙紅明蝦，是以辣椒為主的紅燒大蝦；風不懼點的是東坡肉，由於蘇東坡連年流放，這道菜很多地方都有，不過還是以黃州的最道地。

蘇東坡盛贊黃州豬肉最美，有〈豬肉頌〉：「淨洗鑊，少著水，柴頭罨煙焰不起，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時他自美。黃州好豬肉，價賤如泥土，貴者不肯吃，貧者不解煮。早晨起來打兩碗，飽得自家君莫管。」

輪到姜森，他點的是咕咾肉。

文祥問：「什麼地方的咕咾肉？」

姜森一楞，說：「還有不同的地方？只要夠甜夠酸就好！」

美國的中國餐館多半是美式中餐，姜森一聽到中國菜隨地方、風味各有不同，大為驚奇，說：「我們美國菜就標榜不管到哪裡，統統一樣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不是工業生產嗎？」

姜森說：「是呀，我們認為人也是機器，男人是賺錢的機器，女人是花錢的機器，小孩是要錢的機器。」

衣紅反駁道：「要錢的機器？要了錢還不是去花？」

姜森說：「不一定，在美國，你永遠不知道孩子心裡想些什麼。」

文祥說：「就以這道清蒸黃鰱來說吧，在中國，由於幅員廣大，東西南北各地的鰱魚都有特色。這種鰱魚尾端帶點黃色，所以叫黃鰱。黃鰱體形最扁，肉質最嫩，清蒸的時間要看情形。火候特別重要，少了一秒鐘可能就夾生，多了一秒肉就老了。再就是下料，清蒸只能放蔥，切蔥要講究，除了蔥頭蔥尾的選擇，還有長短粗細的要求。要點在於下刀，刀口橫斷的宜久蒸，斜切、直剖的宜快火。」

「蔥的放置也會影響香味，有墊底的，有浮面的，有進汁的，有上油的。再談抹鹽，新鮮魚不能醃，所以要內外撒精鹽，醃魚要用粗鹽，味道才有層次，而且要放到冰箱裡，溫度保持在攝氏四度。還有是烹酒，早烹晚烹用的酒料都不同。」

「最後才是進食，魚一般都是後上，是吃滋味的，吃前最好先將口裡的食物清除。第一口要閉口吃，不咀嚼，讓它滑下去，要又香又滑又潤又柔才算極品。吃了第一口，感覺就不太重要了，再說也快吃飽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聽你這麼一說，我再也不吃鰱魚了！」

文祥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只知道大口大口的吃，吃飽肚子就好，這樣多麻煩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只是理論派！妳什麼時候看我這樣吃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為什麼說了半天？」

文祥說：「為了表現我們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呀！讓姜森博士慚愧慚愧！」

姜森搖頭說：「我一點都不慚愧，我還是覺得吃漢堡肉餅簡單！」

正說著，第一道菜荷葉醉雞上來了，每人一小份，荷葉的清香簡直傳遍了五里長堤，眾人聞了又聞，贊歎不已。打開荷葉，又有一股雞香撲鼻，惹得人人食指大動。姜森筷子用得倒很熟練，他挾起一片荷葉就往嘴裡送。風不懼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姜森嚇了一跳。

衣紅笑說：「傻子，那個不能吃！」

姜森問：「那該吃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裡面的雞呀！」

姜森皺眉說：「你們中國人怎麼還是這麼窮，就這一小块？」

東坡肉上來了，姜森看了直搖頭，說：「再來三份雞好不好？我看到油就怕！」

大家都笑了，衣紅說：「這裡面沒有油，你試試看就知道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別以為我是洋包子，這是連皮的肥豬肉！」

文祥說：「不錯，但是經過處理，脂肪都去盡了，只剩下蛋白質和結締組織。這個做法非常講究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吃吧！等你講完了，西坡肉又來了。」

姜森不相信，小心翼翼先用公筷挾了一小塊，由於肉已糜爛，等再用自己的筷子挾時，已成了一灘泥漿。

文祥說：「你用自己的筷子挾就好了。」

姜森說：「不行，那不衛生。」

文祥說：「怎麼不衛生？我們又沒有傳染病。」

姜森說：「有口沫水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你沒吃過別人的口水？」

姜森說：「吃過！吃過！我太太的，天天吃！不吃就要鬧婚變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你不嫌棄你太太，是吧？」

姜森說：「當然不！不然我怎麼和她一起生活？」

文祥說：「對了，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髓，我們同桌吃飯，表示彼此不嫌棄。」

姜森說：「可是總不必互相吃口水吧？」

文祥說：「當然不必故意吃！但是假如能不嫌棄他人，不更好嗎？」

姜森說：「嘎！你們有這種想法？真不容易！」

文祥說：「文化不是一種想法，是幾千年實驗的結果。當同一個社會中，你我界線涇渭分明時，遲早要鬧分裂！分裂便是災難！」

姜森察納雅言，東坡肉吃得大為起勁，風不懼怕不夠，便問他：「是不是還要三客荷葉醉雞？」

姜森說：「等一下，太奇妙了！衣紅不是說還有西坡肉嗎？」

雙紅明蝦也上來了，那明蝦大如牛蛙，燒得鮮紅似火。左非右警告姜森說：「辣的你吃不吃？我說是辣，不是燙！」

姜森說：「我知道！我常吃四川菜，不怕辣！」

左非右問杏娃道：「妳這道菜是哪裡叫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沒指明地方，我在這裡叫的！」

左非右大驚：「巴西？」巴西人不認為辣椒是佐料，他們是當菜吃的。

杏娃說：「聖保羅，那家中西餐館連中國人都說好，我做過民意調查。」

姜森吃紅了眼，毫不客氣挾了一隻大明蝦。哪知蝦子太大，筷子又滑，他乾脆棄筷用手。很多人不敢吃蝦頭，沒想到他非常識貨，把蝦頭折斷，就往口裡送。

但見他緊閉雙眼，全神貫注，一動也不動。人人都看呆了，不知他在賣什麼膏藥。過了好一會，他才深吸一口氣，吐出蝦頭，把口中津液慢慢地嚥下去，不停地哈氣道：「好！好！美味加辣味！叫我進退兩難！」

左非右忙送水給他，說：「沒關係，喝口水就好！」

姜森搖搖頭說：「不能吃辣椒，不算好漢！」

等咕啫肉上桌時，姜森已經不能動了，說：「我棄權！留點肚子給黃鰱吧！」

最後上的是鰱魚，姜森非常認真，還用清水漱了口。伸筷子時，文祥攔住他，說：「你吃過全魚吧？」

姜森說：「當然吃過！」

文祥問：「你習慣先吃頭、肚子、還是背？」

姜森說：「吃魚就吃魚，那有這些講究？」

文祥說：「講究大了！頭是吃味道，肚子吃口感，背部吃肉，鰭尾吃筋。」

姜森說：「我先吃再說。」

說罷，他挾了一塊凍子般的魚肉，放進口中，閉上眼睛，端坐不動。魚肉下嚥後，他皺著眉頭說：「是不錯，可是也不比東坡肉好！」

文祥說：「可能是你期望過高，再不是那隻蝦太辣，神經麻痺了。這樣吧，你先吃口白飯，過一會再吃，保證不一樣。」

姜森說：「有沒有炒飯？」

文祥說：「要品嚐中國菜，最好不要吃炒飯，除非是當菜吃。」

姜森說：「我明白了，白飯是中性的，不會影響味覺。」

吃完這一頓飯，姜森頗有感觸，說：「我是白吃了幾十年的中國菜，怪不得二老人說，食不是科學而是藝術。他曾設計一種電腦自動烹飪機，後來放棄了。」

文祥問：「為什麼放棄了？」

姜森說：「藝術要有變化呀，像我吃中國菜，只知味道不同，誰知還有各種感覺的配合？就像我當初看京劇，聽起來都是一個調兒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聽你們的藍調，也都一樣。」

姜森說：「不管京劇或藍調，聽多了才能領略個中滋味。中國菜要能吃出藝術來，那才是人生的一大享受。」

衣紅說：「有什麼例外呢？連做事做多了，像法蘭德司那樣，也是一種藝術。」

姜森說：「智慧的鑽研就是如此，所有藝術的總合便是智慧。」

杏娃突然插口道：「那為什麼師父不讓我碰藝術呢？」

姜森說：「是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是！」

姜森說：「大概是給藝術家留一條生路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不相信，一定有別的原因。」

左非右念念不忘大週天錦囊，聞言便說：「修仙也是一種藝術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還是先做人吧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當然，『仙』字就是在山上的人。」

衣紅問：「你真的想成仙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難道不想成佛？仙與佛是相同的觀念。那個大週天很可能就是《金剛經》的境界，我不過想多知道一點細節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成仙成佛都是緣分，時到自然成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正確，但是不用心追求，緣分也永遠不會來。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，你就告訴他吧！省得他魂不守舍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大週天在法蒂瑪手中。」

衣紅詫道：「怎麼到她手上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我給她的，薩赫丹逃走時，被法蘭德司發現，他便追過去。薩赫丹法力差多了，又帶著東西，當然逃不掉，剛剛逃回住所就被追到。只是兩個人都誤會了，薩赫丹以為擄的是衣紅，法蘭德司以為薩赫丹覬覦他的藏寶。沒想到法蒂瑪向她師父訴苦，而她師父莫瓦胡正是他們的大師兄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別慌，別慌，慢慢講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有慌，這麼說好了，莫瓦胡、法蘭德司和薩赫丹三人，都是真理教主亨利紐曼的徒弟……」

這下輪到文祥緊張了：「都是真理教主的徒弟？法蒂瑪也是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我們剛剛才查出來。亨利本是一個催眠師，最擅長意識控制，他發願要在各大洲收徒，每個國家一個弟子。莫瓦胡雖是大徒弟，但法力最差。後來亨利得到外太空的能力後，又收了北美洲的若傑……」

文祥更驚訝了：「若傑也是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第三位是亞洲的朱仁，第四位我們還沒查出來，第五位就是歐洲的法蘭德司，第六位是中東的薩赫丹，第七位也沒有查到……」

文祥問：「怎麼連你們都查不到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可見亨利有多厲害了。總之，莫瓦胡聽說徒弟被師弟欺侮，大為震怒，便到薩赫丹的住所與師問罪。三人一見面，莫名其妙的就打起來了。我真不懂，人為什麼那麼喜歡打架，我怕他們把錦囊給打壞了，剛好法蒂瑪在旁邊，便悄悄塞到她身邊。」

左非右又問：「那現在呢？法蒂瑪在哪裡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她回去了。」

左非右好奇地問：「她知不知道那是大週天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能知道，這種古詞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懂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可是妳懂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是懂，但是別人沒有這種觀念，翻成巴西話也沒有用。」

左非右有點緊張了：「那她會不會毀壞這個錦囊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會的，她相信你們會去找她，打算跟你們一塊研究呢！」

左非右心上一塊大石頭總算放下了，他舒了一口氣，說：「好極了。」

杏娃說：「好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大週天有下落了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本來就在那裡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左非右不放心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為什麼不放心？我一直都知道的！」

文祥插口說：「所以，杏娃現在所缺的還是判斷力。」

衣紅說：「有道理，我師父也說過，人如果沒有判斷力，即使成功了也是運氣。」

文祥說：「要有判斷力，又要先瞭解人性。」

姜森總算有插口的餘地了：「談了半天，這就是我們來此的目的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可是，上次左非右的射覆只說了一半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我說了一半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要不要聽錄音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必了，只是我早忘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記得，你說，易經彖詞說：『貞，丈人，吉，無咎。』象曰：『地中有水，師，君子以容民畜眾。』」

左非右想了想，說：「這些沒有用，我還說了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後來法蘭德司就來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現在我沒有靈感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會有這種事，你自己想過的，怎麼會忘掉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哪能和妳比？我已經六七十歲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六十！而且我們已為你換了新皮層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好好！看在大週天的面子上，我講，我講！從卦的角度分析，師卦之錯卦為同人，地錯為天，水錯為火，地水之錯便是天火，天火為同人卦。再若用互卦，則得地雷復卦。以形象來說，坤可以代表地，也可以代表倉庫，水代表圓形物。」

「再以爻所代表的性質來定義，陽爻代表堅硬，陰爻柔軟，我們要找的是紙張，那就是柔軟之物。在錯卦中，柔者在下在中，其餘都是堅硬的結構。若以互卦為材料，盒子不是玉石，就是木材。」

「總而言之，若是要找紙，那是在一個倉庫的一個木盒子當中。」

衣紅問：「說完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說完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天下這麼大，到哪裡去找這個倉庫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怎麼知道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不知道？不是你在射覆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是射了呀！只是不知道射中沒有？」

文祥說：「算了吧！這樣憑空亂射，不如我們扮演福爾摩斯。」

姜森問：「福爾摩斯是誰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他是一個著名的偵探，憑一張紙就能推斷出其中所有的體用因果！」

姜森大笑，說：「我記起來了，不二老人在自傳中說過這個笑話，這是個英國人，音譯應該直翻做荷姆司，多半原譯者是個廣東人，發音很奇怪。」

左非右不信：「真有這種人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管他？說不定就是你呢！來！我們來推理吧！」說完，他把那幾張畫紙平鋪在桌上。

大家都同意，應該把範圍縮小到最後三張。這三張也各有特色，第一張最亂，作畫的人好像是生氣時，拿鉛筆連續畫圈圈。風不懼耐心地跟著那些線圈追蹤下去，只是時日太久，有些地方模糊不清。大體說來，可以肯定是一筆畫到底的。

第二張也是一筆到底，很明顯地，線條較第一張少了許多。此外，這一張還有些不連續的線段，其實第一張也有，只是這張更為明顯。

第三張就完全不一樣了，很明確地有兩個並列的金字塔形。兩個塔都由一些亂七八糟的線條組成，這些線條完全不像一個會畫

畫的人畫出來的。

「至少有一點我能確定。」左非右說。

衣紅說：「我還有三點哩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的一點很容易理解，這三張不可能是不二老畫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認為這三張分別有不同的信息，而且有序列關係。」

姜森說：「我猜第三張代表家庭。」

衣紅問：「家庭？為什麼？」

姜森說：「妳看，兩個金字塔，不象徵著夫妻嗎？中間那個小點是他們的兒女。意思是說，在家中。」

衣紅搖搖頭說：「不可能，卜娜雅的丈夫跑了，又沒有兒女。」

姜森說：「可能她在設計時沒有想到這一點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就表示艾洛伊莎沒有智慧，不二老不可能愛上她。」

風不懼忽然興奮地說：「會不會是在兩座金字塔中間？」

姜森搖頭說：「兩座金字塔中間？就算我們知道是哪座金字塔，兩座塔之間的距離就有好幾公里！」

杏娃說：「根據資料，艾洛伊莎沒有出過國門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杏娃，妳也在猜？」

杏娃說：「尋找資料，人人有責嘛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妳總看得到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管用，我的視覺系統只能辨識已知的事物。」

左非右問：「怎麼說？」

姜森解釋道：「視覺辨識有兩種，一是與已知的常識庫比對，如果找不到，便需要學習，這時要有懂的人教導。另一種是由基礎的線條組合開始辨識，藉著對線條的分析和歸納，可以得知物體的體用關係。對生命體來說，億萬年演進下來，有很多圖形已經成為先天的辨識訊息，在短期的學習適應後，就能得到體用關係。可是，電腦目前只能靠特徵比對，這種方法效率很差，只能應用在既有的資料上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她可以利用分析歸納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師父說我要有判斷力以後，才會分析歸納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妳在這些線條中，找不找得到已知的事物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找得到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就找呀！不是人人有責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可是我找到的你們都找到了呀！」

大家沒想頭了，杏娃體貼地在房中拉起幾張吊床。左非右和姜森馬上躺上去，左非右還大大宣傳：「真舒服，這樣靈感多多。」

文祥苦苦地捧著那兩座金字塔，在房中來回踱步，衣紅伏案冥想，風不懼則用手指著，仔細跟蹤那些彎來扭去的曲線。吊床上那兩位，剛剛贊頌了一番，這時已一唱一和地哈臺入眠了。

聽到此起彼伏的鼾聲，衣紅一顆心專注不下來，抬頭見他們力盡筋疲，也不忍心訶責。眼前一個影子又晃來晃去，把靈感都趕跑了。她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！別走來走去了！三晃兩晃的，把我都搞糊塗了！」

哪知文祥卻若有所思，說：「妳說什麼……是三或是二？嗯……當然不是二，不是二就是三了，如果是三呢？」

衣紅覺得有趣，接口道：「如果是三，就代表數字！」

文祥興奮地拍手大叫：「對了！對了！紅妹，妳真是天才！」

他這一叫，把床上兩個人的睡蟲都驅走了，大家圍過來。衣紅說：「快告訴我！我是什麼天才？」

文祥說：「盒子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盒子天才？」

左非右問：「什麼叫盒子天才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是說盒子！B o x！盒子！」

姜森懂了：「你是說紙上的密語是B o x？」

文祥說：「是！B o x！正好是三個字母！」

姜森還是不懂：「怎麼說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打橫看就不會被金字塔搞混了，這是三行大同小異的線團。最右側是兩團，為了要使它像金字塔，所以帶了三角形，「兩團」代表數字二。中間分成三組，上下各有七團，就是你看到的丈夫、妻子，中間還有一團小孩，共是十五團，代表數字十五。最左邊分兩組，上下各十二，為數字二十四！若以英文字母來看，第二位是B，第十五位是O，第二十四位是X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艾洛伊莎是巴西人，為什麼要用英文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猜這就是她體貼之處了，來人懂英文的機率大於懂葡萄牙文的。」

姜森興奮地說：「好極了，再來看這一張有幾個數字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，能不能把這兩張放大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問題。」

這一放大十多倍，就看出第一張在胡亂塗鴉的筆跡上，有著間斷的、重複描繪的痕跡。而且是很有規律地由左向右，正是英文書寫方向。

衣紅立刻說：「杏娃，妳能不能把不重疊的線段消除掉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問題。」

果然，剩下的線段就成為：S t F a c i c o h r c，現在相當於英文字謎了。

不到幾秒鐘，姜森就解出來了：「是S t . F r a n c i s c o C h u r c h薩市最負盛名的聖芳濟教堂，就在上城的教堂廣場。」

眾人興奮無比，可是再看第二張，竟然是更加凌亂的斷點。

又絕望了，衣紅說得不錯，每張都有不同的方法，這又是什麼方法呢？這張風不懼看得最久，他說：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不一樣，會有怎樣的不一樣。現在我才發現，如果一樣，是沒有一點不一樣；如果不一樣，什麼都可能不一樣！」

左非右笑說：「小風！我看你要瘋了！什麼一樣不一樣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當然，所以說求同難，取異容易。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！重來一次，把重疊的去掉！」

杏娃說：「遵命！」

這次果然不一樣了，雖然還有很多亂點，但是有幾個字形出來了，那是D o n a t e捐獻的意思。

把三段連接起來，由後到前，便成為：「盒子，捐獻，聖芳濟教堂。」

原來艾洛伊莎把這份文件放在一個盒子裡，捐給聖方濟教堂了。巴西人大都是天主教徒，經常捐獻金錢財物。一旦捐給教堂，當然所有權就屬於教會，任由他們處置了。

左非右說：「她怎麼這樣傻？放在家裡多好！進了教堂，又事隔多年，誰知道現在到哪裡去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傻的是你！她花了這麼大功夫，一定有她的考慮。放在家裡絕不保險，你沒看卜娜雅的先生走了，誰知道是不是連細軟一起捲走！萬一他把這份資料當寶貝，現在豈不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如果教會也當作寶，把它賣掉了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教會賣掉了，一定有記錄可查。再說，以艾洛伊莎的聰明，我猜她那個盒子一定是很牢固但看去沒有什麼價值！」

姜森感慨地說：「我們西方人太自我英雄主義了！看看你們集體工作的方式，這麼複雜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。過去我們老嘲笑東方人沒有創造能力，我現在才發現，原來在群體意識下，你們的老祖先早認定，那些我們引以為榮的工業是大禍害，對大眾沒有價值，故意選擇了另外一條路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結辯完畢，我們到聖芳濟教堂懺悔吧！」

薩市的聖芳濟教堂建於十八世紀，石材全部來自葡萄牙。內部從地板到天頂，都是聖徒天使的雕像，嵌金鑲花，橄欖葉鑲邊。而讓人耀眼難睇的，卻是四壁日照般的煜煜金光。原來當地有個習俗，信徒來此求助許願，事成之後，就捐獻金箔以還願。這些金箔都被貼在牆上，累積了二百多年，據說已重達數噸。

經過電腦時代的重整，教會也有一些變革，執事人員換了，一問三不知。由於有杏娃的知會，主教特別通融，一任來客方便行事，並且派了一位年輕神父陪伴。他們東問西尋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在祈禱室禱告的一位老神父。

文祥說：「他們說，只有你知道那些捐品的去向。」

老神父連連點頭：「是！是！」

大家都鬆了一口氣，文祥又說：「能不能麻煩你帶我們去看看？」

老神父又連連點頭：「能！能！」

衣紅見老神父一動也不動，又說了一遍：「我們想看看那些捐獻品。」

老神父點頭說：「好！可以看。」

衣紅大聲問：「在哪裡？」

老神父說：「什麼在哪裡？」

衣紅耐心地說：「我們要看信徒捐獻品！」

老神父說：「看嘛！很好看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在哪裡？」

老神父說：「在牆上。」

搞了半天，大家才弄清楚老神父指的是貼在牆上的金箔。

左非右大聲問：「這裡有沒有倉庫？」

老神父眼睛一亮，似乎由天堂回來了：「倉庫？」

左非右高興地說：「是的，存放東西的倉庫！」

老神父笑了：「教堂裡沒有倉庫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那東西往哪裡放？」

老神父說：「賣了，不能賣的賑濟用了！」

大家腳躑無計，杏娃忽然說：「問他有沒有地下室？」

左非右便問：「教堂有沒有地下室？」

老神父說：「有！已經封了！」

左非右問：「為什麼封了？」

老神父說：「沒有用了！」

陪同前來的年輕神父插口說：「各位要去地下室嗎？我知道在哪裡。」

說罷，他領著眾人到後面一個小祈禱室，室內有一個靠牆的衣櫃，大家把衣櫃一挪開，赫然出現一道已經封堵的磚門。

神父說：「大概是這裡面，聽說已經封了幾十年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可以穿牆過去，請你在這裡等一下。」

杏娃先清理一番，然後大燈一亮，光明如晝，眾人方進入地下室。果然不錯，這裡面堆了各種什物。很顯然新時代一到，許多物品價值頓失，但對教會而言，信徒的誠心厚意卻不能輕易丟棄。

五個人又發愁了，看看這裡不下萬件的物品，豈不是大海撈針？

衣紅開始發號司令，她指著一個較空曠的地方，說：「杏娃，妳把盒子一類的東西，都搬出來放在這裡。」

杏娃說：「遵命。」

把盒子從雜物中一分，就只有五百多個了。

衣紅又說：「分成五份，大盒子給男士們，小盒子給我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公平！」

衣紅說：「這才公平，量力而為呀！」

左非右一看面前，大叫：「公平極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要拍馬屁！快找！」

姜森拿起一個盒子，說：「不用找了，在這裡！」

盒子上面刻著：手抄玫瑰經，信女艾洛伊莎二〇〇七年。

那是個凍石雕成的盒子，艾洛伊莎花了很大的功夫，先將石頭的一側雕空了，將整份文稿放進去，再用蠟密封，然後塞上一個材質相同的石塞子。

於是杏娃出面，取得當地樞機主教的許可，把這個盒子拿回來。打開一看，果然是不二老人《人性論》的原稿。封面寫著：本論獻給艾洛伊莎，如果沒有她的鼓勵，我不可能走上這條不歸路。本論之數為五。

杏娃說：「我懂了，師父的《智慧學九論》中，人性論是第五論，九論中的第五論，是為『九五之尊』。以九五為數，我找到程式入口了！」

①簡諧運動：一種反覆不斷的諧振運動，基於能量不減原理，動能與位能交互變化，其能量最終將轉化為熱而散失。

②巴西利用酒精作能源，效果奇佳。酒精不會污染大氣層，巴西且是世界最大的蔗糖生產國，當時糖價不振，用來製酒精比進口石油划算。唯一的缺點是酒精加油站比較少。

③伴星：一顆尚未定名的慧星，是地質學家研究地層中的殘餘物質，所假定的一種理論。此伴星可能是以橢圓形軌道，每兩千八百萬年便入侵「近日點」一次。因為在地層中，每隔二千八百萬年，就有一層爆炸殘餘物質。如該理論成立，可以解釋很多生物演進的真相。

④貝葉經：貝葉為貝多羅葉之略稱，為供書寫資料、經文的樹葉。其中以多羅樹之葉最適宜。葉形似櫚葉，葉長質稠密，書寫前先將貝葉曬乾，截成寬六公分、長六公寸的葉面，即可用針、錐或其他尖銳物戳刻葉面，再以墨汁流染其上，拭後，葉面即留有書寫的痕點。若於其上書寫經文，即稱貝葉經。貝葉左右各穿一、二孔洞，可以絲線貫串成冊。